

(供内部参考)

虚构的大义

——一个关东军士兵的日记

五味川纯平著

2313.45

1044-711
2

33

虚构的大义

——一个关东军士兵的日记

〔日本〕五味川纯平著

本社翻译组译

五味川純平

虚構の大義

——関東軍私記

根据东京文艺春秋社 1973 年版翻译

虚 构 的 大 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6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7}{8}$

197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7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344 定价 0.83 元

出版说明

五味川纯平是日本资产阶级作家，一九一六年出生于我国东北，一九四〇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外语学校英文系，同年入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开设的昭和炼钢厂任职。他于一九四三年参加侵华战争，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俘虏，一九四八年遣返日本。自一九五五年起他开始写作，主要著作有《人的条件》、《战争和人》以及《诺蒙坎》等，都是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为背景的。

《虚构的大义——一个关东军士兵的日记》是五味川纯平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发表的一本小说。作者摆出一副“历史学家”的面孔，打着“反对战争”的幌子，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颠倒历史，歪曲战争的根源，模糊战争的性质，妄图替法西斯分子翻案。

这部作品是以批判关东军为名，行替侵略战争的元凶开脱罪责之实，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了几个关东军的参谋。作者还用“光荣传统”、“精锐闻名”一类字眼，对关东军这个侵华日军的急先锋加以美化。

作者把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国力”不足，并趁机宣扬唯武器论：胡说什么“近代战争不是个人的比武，而是以钢还钢，以铁还铁，是高度破坏力及破坏程度的比较……”作者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在脆弱的国家经济力量基础上”进行的，它的失败“不是士兵的质量问题，而是生产力悬殊的问题”。作者深深惋惜侵略的规模与日本的“国力”不相称，以致一败涂地。因此，他并不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只是反对进行打不赢的战争。

近年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妄图利用苏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日作战的功绩，以“解放者”自居，招摇撞骗，恶毒反华，在亚洲推行霸权主义。五味川纯平的这些主要以我国东北为背景，描写苏日军队作战的小说，恰恰符合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需要，难怪苏修把五味川纯平无耻地吹捧为“积极的和平拥护者和侵略的敌人”，并对拍摄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战争和人》（第三部）竭力给予种种支持。

《虚构的大义》是一部反动的政治小说，而且具有某些欺骗性，比一般赤裸裸的反动作品更加恶毒，现作为反面教材译出，供批判研究。

在关岛的密林里呆了二十八年后生还的一名前日本军下士官^①说，自己活着回来很惭愧。这话使前关东军士兵杉田一下子想起了参加过“关特演”^②的德广伍长当年在战斗的最后关头所说的一句话：“最后就是冲锋嘛。”

他那时的语气很软，看不出是决心要冲锋的。完全没有对新兵进行冲锋训练时的那种气魄。

他大概只是作为一个上级，觉得当着上等兵杉田的面，必须那样说罢了。“决不活着当俘虏去受辱”是日本军编造的神话。甚至没有打过仗的人也毫不负责地认定士兵就应该那样。所以当时，德广伍长大概不过是认为既然部队覆灭了，要不是最后冲锋而死，就会得不到社会、国家、军队的谅解。

当时如果冲锋，杉田当然是活不成的。也就不会由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分为伍长、军曹、曹长三级，相当于班排级。

② “关东军特别演习”的简称。

于关岛的生还者而再一次回想起关东军垮台的时候那种阴郁暗淡的场面了；尽管每年到了八月照例要重复一次。

然而，当这个关岛的生还者说出了他心里很想见一见天皇，他把枪支带回来就是为了奉还给天皇这番话时，杉田的怀疑就更加深了。

根据杉田的经验——一个士兵的经验，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谁，大体上都是彼此相通的——在军队里，只有新兵才会把天皇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至于下士官和老兵，除了需要装点门面的场合以外，看不出他们是真心为了天皇而勤勤恳恳从事军务的。在日本军是举世无双的精锐军队这一神话中，老兵们享受着特权，他们自命为构成这个精锐军队的必要因素。在军队中，军龄和体力可以把后方不公平的次序一下子颠倒过来。单从这一点来说，当一名老兵这件事本身就能成为特权。

在军队中，形式上确实存在着天皇的至高无上。对士兵来说，再没有比天皇更为重大的存在了。当时认为，整个军人精神必须用天皇的存在填塞得满满的。天皇必须存在于军队的一切空间——从枪支起，到靴底上的每颗钉子。士兵的生命也不属于士兵本人，而被认为是属于天皇的，为了天皇而随时可以抛弃的。按照规定，“军人必须以尽忠节为本分……要一心恪守自己的本分——忠节，觉悟到，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军人敕

谕》^①)。“皇军军纪的精髓”被认为“存在于对大元帅陛下绝对服从的崇高精神之中”(《战阵训》^②)。

然而严格说来,这些也和军服一样,都是上边发下来的东西。刚刚穿上军衣军裤不久,在军队中还被一概叫作“一年兵”这一最低身分的阶段,确实是照章行事的。军队的创建者们准是这样想的:军队的命脉在于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要想把这些从三教九流中强迫拉到军队里来的各式各样的人统制在一个规则纪律之下,就必须有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然而老兵一旦成了兵油子,老实说,《军人敕谕》也就无所谓至高无上了。“军人必须以尽忠节为本分”,通常也就被改换为军人应以掌握诀窍为本分了。从本质来说,军队的一切都是凑数的形式主义。忠节也越不出凑数的范围。只要把《军人敕谕》背得滚瓜烂熟,不管这个士兵内心想些什么,作为一个体会了军人精神的圣典——《军人敕谕》的人,至少可以吃得开。相反地,尽管不会背诵,但是“忠节”思想牢不可破的人也不能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人却毫无疑问将随时受到惩罚。

杉田所以对关岛那个人的话抱怀疑,就因为他是已经当上了伍长的老兵。关于他那番话,杉田曾问过高野和池端这两个人的感想如何。他们俩都是在关东军垮台

①② 第二次大战前日本法西斯军队向士兵灌输天皇专制主义、军国主义思想的反动文件。前者是以日皇明治的名义颁发的,后者是大战犯东条英机炮制的。

的时刻，分别在不同的边境正面作战而幸存下来的。在满洲^①北部边境作过战的前上等兵高野笑着说：“不那样说岂不是太不成体统了嘛！”

在满洲西部打过仗的前一等兵池端却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是不是去迎接他的官员给他出了点子呢？”

如果关岛的那个人二十八年来一直是真心那样想的，那将是一件无法形容的可悲的事情。当他战战兢兢地潜伏在密林里的时候，天皇已经从“现人神”^②摇身一变而成了凡人，在战胜国的政治策略下免除了战争责任，还赋予了作为国民象征的地位，正对日军曾在“朕的命令”下向其发动过战争的各国进行着友好访问。

纵然关岛的这个人不是真心那样想的，而不得不把一生的整整一半岁月白白消耗在密林里这一事实，同样是可悲的。退一步说，即便这是由于他一直躲躲藏藏而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样。

杉田不由得作了这样一个设想：假使他自己在关岛活了下来该怎么办？然而从他自己的经验中却得不出答案来。因为所处的条件完全不同。他冒着生命危险流浪过的千山万水是在地理上、气象上与关岛情况完全不同

① 指我国东北。

② 战后，日本统治阶级在美国占领军指使下，为了欺骗人民，缓和阶级矛盾，让日皇裕仁在1946年元旦发表所谓“人间宣言”，说天皇不是神，而是个凡人。

的满洲东部。他想，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他不得不把迄今为止的半辈子埋在密林里，除非含着极大的怨恨和讽刺，他是说不出把枪支带回来就是为了奉还给天皇那种话的。

“最后就是冲锋嘛。”德广伍长这样说了，也被迫选择了这种日本式的死法。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二十七年前，当杉田上等兵蹲在被摧毁了的阵地上的圆坑里的时候，他对日本军队的传统习惯既不是顺从的，也没有陷于自暴自弃。

他毫不犹豫地对这个上级说：“冲锋吗？往哪里冲？前后左右都是敌人哪。冲出去马上就会被打死。毫无意义的死。那也冲吗？”

“……那，怎么办？”隔了一会儿，德广伍长故意不看杉田，说道，“这样下去，不是被俘就是给打死。”

“等到天黑好了。”杉田答道，“逃走吧。天黑了我把活着的找到一起。”

伍长已经面如土色了：“……往哪儿逃？”

“那要看情况了。”

杉田意识到一个从未经历过的、非常沉重的担子将要落在自己的肩上。

“往哪儿去准都是敌人。逃得出去吗？”

“逃得出去。”

杉田从脚下向着他一年十个月以前从那里走出来的

自己的生活场所，在想象中划了一条直线。在这条线上绵亘着峰峦重叠的山脉，有着漫无边际的旷野，是一个令人感到茫然的漫长的道路。但自己却是从那里被一张纸片不容分说给拉了来的。现在，他要按自己的意志返回到那里。没有回不去的道理。

二

杉田应征在东部苏满边境兴凯湖附近入伍时（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关东军还保持着“关特演”以来的阵容。那时仅仅往其他方面调出一小部分兵力，抽调的兵力还没有象从第二年起至一九四五年春所做的那样，达到使部队面目全非的程度。

正如在后面所叙述的那样，关东军虽然制造了左右国家命运的种种事件，然而无论从“关特演”是对苏联发动武装进攻的准备这个意义上讲，还是从关东军的兵力和装备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最高峰这个意义上讲，“关特演”在关东军的历史中仍不失为值得特别提一提的重大事件。

从结果来说，“关特演”后来变成了向南方战区提供

兵力的来源，它是在脆弱的国家经济力量基础上一直虚张声势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之一。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对苏联开始了闪电式进攻。这就给日本的军部^①提供了向多年的宿敌——苏联——发动进攻的绝好机会。在这之前，德苏战争不可避免的情报频传，日本军部已着手进行对苏作战的研究。

时候到了。在七月二日(一九四一年)的御前会议上做出决定，要抓住德苏交战这个好机会，发动对苏武装进攻。根据这项决定发布的大动员令就叫作关东军特别演习，简称“关特演”。

关东军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创立后，本来是以警备租借地关东州和南满铁路附属地为目的的。然而日本的野心勃勃的扩张政策使关东军不能一直停留在老老实实的警备目的上。说什么满蒙是日本在甲午、日俄两次战役中用鲜血换来的土地，这样来煽起国民的爱国情绪。这种蛊惑宣传在当时深受经济萧条之苦的国民中间散布得相当广泛。“满洲生命线论”弥漫了日本全国。与此同时，在满洲，围绕着日本的权利主张而发生的外交争执的悬案，已积累了数百件之多。这个时期就可以叫作“满洲

① 指日本投降前庞大的法西斯军事官僚机构，包括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总部、军令部(海军最高指挥部)、教育总监部。

事变”^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前夜吧。从这时起，关东军的驻屯目的就扩大到以对满洲的实质性占领和对苏备战为主了。在日本的统治阶层和军部看来，控制满洲不仅是为了满足经济上的需求，而且是出于防备“赤色”发源地苏联的需要。不论是从日本的“皇国”思想来说，还是从日本陆军的军事思想来说，苏联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满洲事变”以来，关东军为了适应驻屯目的的扩大而继续不断地扩充。面临着日本的军事意图，苏联也并非无所作为。远东苏军也在扩充，并对关东军经常保持着优势。

关东军于一九三八年以波谢特地区（朝鲜、满洲、苏联边界犬牙交错地区）的边境纠纷为借口，向大本营和朝鲜军^②提出了使用武力的强硬意见。虽然不能说是它的直接结果，不久，朝鲜军的一个师团（第十九师团，师团长为尾高中将）以威力侦察为名投入战斗，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战斗力（张高峰事件）。第二年（一九三九年），这次是在满洲西部边境的诺蒙坎，关东军的一个师团（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为小松原中将）遭到濒于覆灭的惨败。正因为这样，进攻苏联就越发成为关东军的宿愿了。

①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九·一八事变的称呼。

② 指日本帝国主义驻朝鲜的侵略军。

然而要在“关特演”这个时机发动对苏武装进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一九四一这一年，在好战的日本昭和年代历史中也是日本作出特别重大抉择的一年。这一年，日本冒着同美英决裂和冲突的危险，为了获得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而断然实行了“南进”。如果要同时进行针对苏联的“北进”，纵然说好机会到来，也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要发动对苏作战大体上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那就是：德军对欧洲、俄国的进攻必须按照预料的那样进展。为此，远东苏军必须调到欧洲，直到它的兵力减为一半，飞机、坦克减为三分之一。这是基本设想。作战期间大约两个月，为了必须在严冬到来以前结束战斗，大致预定在九月初开始作战。为此目的，预定从七月七日起到九月，第一次动员二十五万人，把关东军增强到六十万人；第二次动员二十五万人，使关东军再扩大为八十五万人的大军。

然而，七月七日发布第一次动员令后仅仅一个月，即八月九日，这个对苏发动武装进攻的企图就被迫放弃了。

其理由是：第一，德军的进攻速度并不象日本军部最初所期待的那么快，苏联开始显示出可以顶得住的样子。就是说，从西伯利亚向西线输送的兵力并没有达到日本所希望的数量。第二，主要是由于运输力量的不足，“关特演”本身的动员速度不能按原计划进展。第三，作为对

七月下旬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报复，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实行了石油禁运，这是一个严重打击，因而必须考虑战略物资的节约和持久，不可能动员大军冒一场对苏的大消耗战，等等。

肇事前缺乏洞察力，没有合理的判断，这是日本在战败以前的政治、军事特点。日本军部这次虽然被迫放弃了发动对苏战争的计划，但是继续进行了兵力动员。结果关东军变成了七十万的大军团。这就是关东军达到名副其实的最高峰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无敌的关东军”被大肆宣扬。当时，关东军被称为日本最强大的方面军。从日本的生产力水平来说，这个军团确实可以说是最精锐的了。然而从关东军拚命掩盖小松原师团在诺蒙坎事件中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实以及专靠欺骗国民来保持面子这种权宜之计来看，它不可能在短短两年里完成军队近代化和为了搞火力重点主义而进行改编这样困难的事业。尽管这样，不了解真相的国民却相信“无敌的关东军”这种说法。更糟糕的是，军部对它自己所制造的无敌假象也深信不疑了。

关于“关特演”，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日本战败时，在即将无条件投降前，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在德国投降三个月以后——即在八月九日——突然从苏满边境的三个方面象怒潮一般开始攻入满洲。战后日本人的普遍倾向是：把这一事实说成是在《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效期

限内极为恶劣的背信行为而加以责难。苏联确实仅仅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通知了日本不再延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而那时条约还没有满期。

然而要知道，互不侵犯条约是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签订的，在那之后还不到三个月，日本就在七月二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对苏发动武装进攻了。它所以没有实现，只是因为出现了前面所提到的不能实行的情况，而不是出于遵守互不侵犯条约的国际信义。日本老早就失去了以信义为准则来责难别人的资格。

黎明时分，在寒冷的班里，人们接过发给他们的穿旧了的三级装乙类军衣军裤，脱下了便服。脱掉便服，交出个人私物就意味着同后方的个人生活完全诀别。这时换上军衣军裤的人们几乎全都再也没有回到个人的生活中来。

军衣军裤是不合身的。军裤短得达不到脚脖子。上衣的袖子短，胸部也是紧紧的。一挺胸，纽扣马上就从磨断了线的又松又大的扣眼里掉出来，样子十分狼狈。他们这时才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想回也回不去了。

一个身体魁梧的上等兵瞧见了跟自己差不多一样高的杉田，就问道：“你多大了？”

“二十七。”

“是甲种合格^①吧？”

“是。”

“为什么没有服现役？”

“……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他是作为工业生产人员留下来的。说也可怜，除了这种办法以外，他再也没有逃避兵役的勇气，也没有这种可能。

“告诉你们，在军队里，不是让制服适合身子，而是让身子适合制服。”

这个管被服的植松上等兵，好象因为自己说了这句俏皮话而感到满意，就得意地咧了咧嘴。他这么一笑，反而显得可怕。

杉田强忍着心里一阵冰凉，觉得很惨。心情凄惨的并非他一个。这还仅仅是个开头罢了。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是有他们自己意志的人了。他们只是被熔化后灌到模型里，按照规格加以铸造的士兵。

“大家注意听着！”响起了一个经过锻炼的洪亮的嗓音。“我是竹山兵长。从今天起和你们同吃同住。我的任务就是把你们训练成够格的士兵。”那个气色很好、看来动作敏捷的汉子，叉着脚站在地板上说，“你们从今天起就是关东军的士兵了。在举世无双的帝国陆军中，也

① 根据战前日本的兵役法，对于达到入伍年龄的男子实行体格检查，分为甲种合格和乙种合格两种。